

含空剧本

第一幕

你叫含空，现在是成河市成河中学的一名高二学生。你曾经有一个圆满的家庭，你的父亲是一位优秀的记者，曾经报道过多起案件。在你还小的时候，你并不清楚你的父亲是如何从一位高中都没读完的青年逐渐一步步变成一位知名的记者的。坦白讲，你甚至都不怎么见到你的父亲，他总是出差，或者是在这个地方长期进行采访，或者是在那个地方长期的调查走访，寥寥几次你会见到你的父亲的时候，他也只是略显疲惫地摸了摸你的头，问你有没有想爸爸？每当这时小小的你都会点头，但是实际上你对他的想念还不如一天没见到的幼儿园同学。你听母亲说，你的父亲是一个很热爱他的工作的人，他用他的视角体察世界，他用他的口吻陈述这个世界，可是你觉得很奇怪，你的父亲每次做完一个报道或是出差回来之后的样子一点也不像一个很享受这份工作的人。

等到你上了小学，逐渐识字懂事，你的父亲才和你有更多的交流。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你发现你父亲反而越来越闲，他再也不会整日整夜地在外加班或动辄就好几周没有回家，你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是你也觉得挺好的，这样的话父亲就会有更多时间陪在你身边跟你讲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那个时候的你或许还不识善恶，也可能是父亲总是用温柔的口吻跟你说一些他曾经报道记录的事情，每次他在和你讲那些报道的时候你都觉得很有意思，好人很有意思，坏人也很有意思。你小小的脑袋里并没有太多确切的想法，你只是觉得哦原来一个人可以有这么多不同的活法，哦原来一个人有可能只是因为一点小小的事情就会改变整个人生把自己变成截然不同的样子。

有一次父亲和你讲一个很恶劣的案件，他说这个案件的凶手是一个很坏的人，

总是把所有人都当成自己的敌人，总是用最恶劣的心思去解读别人对他的帮助或者互动，父亲问你，“你觉得他这样的人出现在你身边的话你会怎么看他？不论你怎么帮助他他都会把你的帮助当成恶意。”你挠了挠头不假思索的跟父亲说，“不怎么看他呀，他想怎么样解读别人的行为不是他自己想法么。”

说完之后你感觉父亲好像顿住了，说实话你实在不知道你说的这句话有什么问题，你觉得人既然都是人都拥有自己独立的大脑，有自己的想法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有一天你放学回到家的时候，你惊人地发现父亲一脸失魂落魄地瘫在沙发上，你从来没有见过父亲如此落魄的样子。你凑近看，发现他原来哭了一场，你首先是觉得难以置信，而后冷静思考了一下决定去问问父亲这些日子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虽然现在的你只是一个小学生，但是说不定你可以帮到父亲呢。

父亲捧着你的脸说，“小空，希望你以后一直都能像现在一样有一颗不被任何东西玷污的心，纯粹地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

父亲告诉你，他年轻的时候，最开始刚开始当记者的时候，没有特别多复杂的想法，他只是客观，不带偏见的去记录他所看到的所有，通过新闻这一媒介让大众知道世界上可能有什么新的事情在发生。但是随着他报道的新闻越来越多，他发现大家总是喜欢一些黑暗的东西，又或者是喜欢一些正义的东西，尤其是在一些看似非常光鲜亮丽的地方找到一些背后潜藏的肮脏面，没有人会拒绝这种有意思的新闻。

他的报道被捧得特别高，所有人都称赞他的大胆，敢于把这个社会很多的阴暗面直面的揭露给大众。他沉浸在这种世界里，他后来会找越来越多这种非常善恶分明的新闻去报道，新闻要么是能让大众感动的眼泪直流，要么是坏的让大家

都恨得牙痒痒。

但在那之后一段时间，父亲曾经报道过一起女大学生出租车奸杀案，他用精炼的语言刻画了一个十恶不赦诡计多端的市井小民出租车司机形象，他坚定地认为这个出租车司机之前有那么多前科，在出租车中消失的女大学生肯定就是这个被这个司机杀害抛尸，于是他做了许多有关这位司机杀人动机的报道。

这起事件的受害者女大学生在所有人口中都是一个很好的姑娘，她善良好心，开朗大方，热爱诗词文学，成绩也一直很优异，而这个出租车司机之前有那么多前科，在警方审问的时候也总是支支吾吾说不出来什么东西，到现在这个女大学生没有被找到，一定是被这个司机杀害抛尸。

你的父亲做的这些报道在之后掀起了轩然大波，每一个知晓此事的人都怒不可遏，觉得这个司机赶紧被执行死刑之后才能够给女大学生报仇。那之后不久，判决结果下来，这位司机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一时间，所有关注此事的市民都大呼痛快，说正义果然还是到来了。

但就在死刑执行后的没几天，在遥远的小村落里有一个农妇带着自己的儿子一起上吊自杀。而这个农妇就是那名出租车司机的妻子。你父亲在知晓这则案件的时候很快地前往那个小村落了解情况，他看到桌子上陈设着她以血写就的遗书。农妇文化水平一定不高，那封遗书里有不少错别字，甚至有不少错字都被圈画修改过，她用自己能想到最好的词语去解释一切，她一遍遍的重申自己的丈夫不可能奸杀了那个女大学生，她不明白为什么只是因为她的丈夫在以前穷苦的时候偷过些什么物件就能被打成十恶不赦的强奸犯，她说在那样没有饭吃的时候，又有谁可以维持自己的良知，不去做些什么？你的父亲在看到这一切之后，当下五味杂陈，他忽然觉得他认为的正义邪恶好像和真相有一些偏差.....他本来决定以

自己的名义把农妇自杀的事件再次报道，但是这件事却被多方势力压了下来，并且不允许任何人对这件事进行报道。

父亲在那之后就总是开始思考自己存在的意义，他忽然不知道自己做新闻自己报道一些案件的意义在哪里，他好像只是在迎合公众的胃口，他只是尽力做出一些有些吸引眼球的新闻，他只是做了一些能让观众收获满满的情感体验的新闻，里面不仅没有客观性，也没有真实性。在那之后消沉了一段时间，他想着自己既然总是做了一些吸引眼球的新闻，那不然就吸引到底，干脆直接转行当了娱乐记者。虽然同样是记者，虽然同样需要总是出差去报道记录，但是这一次他再也不知道自己拍摄的目的，他麻木的一天天地加班一天天地用工作塞满自己的生活，让铺天盖地的娱乐花边新闻麻痹自己的大脑。当娱乐记者当久了，你的父亲也有些实在受不了了，索性就寻了个轻松也没多少钱的工作做，每天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循规蹈矩踏踏实实地过着小日子，反而还有更多时间陪自己的孩子，陪自己的家人。

啊，原来父亲忙碌的时候是在做娱乐记者，后来有时间来陪自己是因为换了工作再也不当记者了，你终于知道了父亲以前都在忙碌些什么，又为什么后来有时间陪自己。

那之后一段时间，你的生活都没有什么波折，不过是一个小学生每天背着书包上学放学，回到家和爸爸妈妈一起吃饭，晚上写完作业之后练一会儿钢琴和爸爸妈妈一起看电视。当然你好像也不是一个特别小学生的小学生，你不和同学们一起热聊最近播出的动画片，你也不会在下课的时候和同学在走廊大吵大闹，你就只是坐在属于你的那个角落，脑袋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可能是今天读的这篇课文里到底哪里有表达出思乡之情？可能是为什么窗外的蜻蜓和蝴蝶长得那么

不一样？你的世界里的每个人都是没有什么颜色的，要说的更清楚的话，也许像是塑料一样，存在的时候也没太显眼，想要摧毁的时候又做不到。

直到一个下大雨的傍晚，你没有带伞，雨水哗啦哗啦的从你的肩颈往下滑，衣服湿透，头发也湿透，忍了一路终于到家的时候却发现往常应该已经做好饭在等你回家的爸妈都没有出现，屋子里里空无一人。你下意识的觉得不对劲，用家里的座机给父亲母亲打电话没有一个人接。

等到你终于接到母亲的电话的时候，母亲的哭声先传进了自己的耳朵里，母亲哭的撕心裂肺，她一遍遍的想要说出那几个字但是每次说到“你父亲他....”的时候她都无法控制的哽咽，母亲的语序已经不再正常，那是她这辈子最难说出口的几个字。

父亲他死了。因为车祸死了。

电话从手中脱落，长长的电话线吊着他堪堪不会摔在地上。你再意识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泪流满面。

“死”这个字冷静的可怕。善良罪恶，真实虚假，他们有时候多少都没有界限，但是生死不一样，如果一个人死了那么哪怕是神仙降临也救不活。死看起来好冰冷，好纯粹，好荒唐，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种东西是不论怎样也挽回不来的，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种东西有着最清晰的界限。

再往后发生了什么你不是很想再记起来。你每次想起母亲痛哭流涕地跪在病床前告诉自己你的爸爸再也不会醒过来的画面，都无法控制自己的悲伤。你有时候会在脑子里想象父亲躺在血泊里的画面。那个下着瓢泼大雨的夜，霓虹灯都被雨水晕开了颜色，整个世界都被浸润在雨水里，雨水一点点地冲刷在父亲的身上，冲刷在他的血上，冲刷在他短暂而又漫长的一生里。父亲死在一个雨夜里，死在

你还来不及回味的童年里，死在你仍懵懂无知的曾经，死在你永远不曾知晓的谎言里。

等到你进入了初中，你也没过几天好日子，母亲就在医院里查出了癌症，晚期，神仙来了都救不活。你当时只觉得很荒唐，这世界上也就寥寥几件无法改变的事情，也就寥寥几件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事情，凭什么在你只有十四岁的时候接连的发生在你最亲的亲人身上？你甚至不知道怎么面对母亲，你真的不知道怎么一个人面对这个世界最大的最无解的困境，死了对你来说和天塌了没什么区别。在听到母亲释然的告诉你医生说还有最多三个月可以活的时候，你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你从来没有发现原来你是如此如此的畏惧死亡，你甚至在母亲面前只是看着她手上的针管你就可以联想到她最后去世的那一刻猛然落下的手，联想到在殡仪馆里火光跳到她的手上一点点将她焚化为灰烬的情景。

原来你在这个世界上最畏惧的事情就是死亡。老天爷好像在跟你开玩笑，一边笑着说我这不是让你早点接受生死教育嘛，一边转手把自己的父母杀死问自己今天这节你父母亲自出场的死亡课程怎么样呀？

你感觉到你的生活里，或者说你的生命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随着父母的死亡一点点被抽走。

然而在母亲弥留之际，你又听到你的母亲说了一句你觉得不可思议的话。母亲说，你爸爸其实是自杀。

你先是没有反应，继而是震惊，而后是不可思议，最后是不可自持的痛苦，你问母亲，父亲是不是从来都没有把自己从当年那个农妇自杀的村落里走出来，他究其一生都没有搞明白自己到底做的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他究其一生都没有机会知道当年的真相。母亲笑着对你说，“也许是这样吧，可是我也要死去了，

在这个时候我忽然觉得一切都不重要了。反正每个人都要死的，你父亲死在了他走不出的那个地方，可能也算是一种死得其所。”

在母亲之后你变成了孤儿，你生活在舅舅家里，循规蹈矩地继续读书，完成着你的一生。因为母亲死于癌症，你多少对这个疾病有了许多了解，你也知道该如何照顾癌症病人，你主动报名了医院的志愿者，每周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去医院做护工。

在你搬家去舅舅家的时候，你在父亲的书中看到了他夹着的一页纸。

“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邪恶？什么是对的，什么又是错的？好像人总是希望把正义的那一方推崇的多么多么高尚，也总是希望让所有邪恶的人都下地狱，有时候甚至不需要确认这个人是不是真的那么邪恶，反正就是觉得这个人多少有点坏，那就下地狱吧！正义和邪恶的对立从来都没有被削弱过，真实和虚假之间的界限却越来越模糊，如果那个人不是真正的正义，那个人也不是真正的邪恶，基于正义与邪恶的审判又有什么意义？正义与邪恶这两个词的存在何尝不是一种标签？当这个词语存在，先入为主的审判永远不会迟到。我有什么权力去指正一个人是否正义或邪恶？如果我既不是受害者也不是受益人，我凭什么以自己的眼界去给我不了解的人定下审判？”

终其一生，父亲用自己的死结束了他在这个问题里的循环。

你知道当年那起所谓的女大学生出租车司机奸杀案的真相一定被隐瞒了，否则父亲也不会究其一生把自己困在里面，痛苦内疚后悔，在良知和人性的矛盾中不断斡旋。在那之后，你经常在网络上搜索相关的信息，因为发生的时间距今也有二十多年，你其实搜索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基本上都是二十多年前的报道，实在是乏善可陈。你决定扩大你的搜索目标，你不仅仅只是看这起案件，过往一

切有些争议的案件你都或多或少地了解了一下，你在不断地查找信息和比对信息中了解了很多过往一些案件的疑点。机缘巧合之下，你加入了一个所谓探讨悬案的论坛。论坛中的帖子很多，看上去是一群热爱推理、渴求寻找到真相的人集结在一起分享自己的线索和发现，企图能够以自己的能力来破解那些悬案。论坛讨论的悬案数不胜数，你大海捞针似的想要发现有没有什么和女大学生相关的帖子，最后无功而返。你实在有些郁闷，无聊之下，点开了这个论坛版主的主页。论坛版主是一个叫做“TH”的人，他并没有给出任何自我介绍，你点击他的头像，然后惊讶地发现版主发的帖子几乎每一条都提到了当年那起女大学生案，这起案件相关的帖子似乎被隐藏在了公共论坛之下，只有点进版主的主页才可以看到这些帖子。

在那之后，版主发的每一条帖子以及相关的评论你都会看，你也不时会发布自己的想法，会去给别人的帖子做回复。你和版主越来越熟悉，你发现版主对这起案件的注意力以及心思远超其他任何所有人，大多数论坛用户都是以破解悬案，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为主要目的，因此对大多数悬案都会进行讨论，但版主不一样，他基本上只会讨论这起案件，甚至持续了将近快二十年。

在你考入成河中学之后，你的班主任是一位叫棠化的男子，他是你的语文老师。在不断比对那位名为“TH”的版主的言论和棠化的言论之后，你大致能够确认你的语文老师很可能就是那个论坛的版主“TH”。

那之后有一次你去单独找他谈话的时候，你提起了那个论坛，并且告诉了棠化你就是论坛中经常回复他的那个“SKY”。那之后棠化告诉了在他视角里的整个故事，你也向他坦白了你的父亲当年的报道以及他后来自杀的事实。

棠化告诉你这名女大学生叫李传诗，当年是在打出租车去见他的时候出事的。

他们在认识之后就互相有好感，但一直没有人戳破窗户纸。在中秋节那天，棠化决定约李传诗一起去郊区的一处公园，并在那里告白。但是那天李传诗好像有什么事就没有和他一同前往，而是自己打车过去，结果那一去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在那之后的几天里，犯罪嫌疑人飞速地被抓获，铺天盖地的都是各种各样的报纸新闻说犯罪嫌疑人，也就是那名出租车司机多么的劣迹斑斑，李传诗又是多么的善良无暇，引起了公愤。甚至在几天内警方就确认了这名出租车司机奸杀并抛尸李传诗的事实，棠化痛苦欲绝，但对这个事实多少有些怀疑，因为自始至终都没有找到李传诗的尸体。而为他的怀疑推波助澜的则是他偶然看见的一则新闻，他看到了一位农妇携幼子自杀，并且这位农妇就是那位出租车司机的妻子。他想要去了解更多，却发现这起案件被封锁不再提起。那之后他更想找到真相，并陆续建立了一些论坛，论坛表面上是在讨论各种悬案，但是他的目的是在里面搜集任何和李传诗一案有关的信息。一二十年飞速地过去，虽然一直还有人陆陆续续地谈起这件事，但基本上没有什么进展。

在那之后你就经常和棠化交流，或是提到以前的事情，或是谈论一些人生大目标，你知道如果想要弄清楚父亲的死和当年的事情，棠化一定能帮助你搞清楚真相。

同时，在你升入高中之后，你的同桌是一个叫梨晔的女生，她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就热情地和你打招呼，和你交流爱好，帮你收发作业。她的陪伴给你的生活中带来了一些少有的光亮，自从父母去世之后你就很少收到别人发自内心的关怀，但是你会发现只要你的情绪有些低落，她好像总能发现你的情绪，并且立刻地安慰你。

虽然是同桌，但是除了她主动聊天之外，你并不会凑过去跟她说什么，平时

也没有什么共同话题。她的理科成绩很厉害，平时物理化都能考到很高的成绩。她很冷静，很平和，但是又很生动，她似乎有着自己行事的一套规矩，她有自己热爱的东西，她的生活中有很多光亮，她不怎么考虑什么人性什么善良邪恶，在她的眼里这个世界好像无论怎样都是纯澈的，美丽的，值得去爱的。

有一次，上完语文课，对着满满一黑板的文言文，她有些疲惫，她和你谈，中文的意义太多了，她知道每一个字都有无数种解读方式，她并非不喜欢这种意蕴丰厚的东西，相较而言，她更喜欢像物理公式那样确定的东西，他们是这个世界的底层逻辑，没有人可以撼动，没有人可以改变。她告诉你，不仅仅是物理公式，其实这个世界很多的确定性她都觉得很美妙，她喜欢稳定的生活，她喜欢有着确定答案的数学试卷，她热爱着这种美妙的确定性。

你曾经思考过很久的那些有关确定性的话题居然忽然被你的同桌提起，你眉头紧蹙，你不知道如何开口。良久，经历了激烈的思绪搏斗，你理了理自己的头发，问她“如果这种确定性被用于定义正义与邪恶，你还会喜欢这样的确定吗？”

你几乎告诉了她所有。你一点一点的说着自己的过往，说着父亲的经历，说到父亲的死，又说到母亲的死。

她也向你表达了你的看法，她不卑不亢地阐述着自己的观点，她说可能大家都有不同的见解，但是就在现在，就在这里，每个人看法都应该被尊重。

她看着你的眼神很美，很纯粹，像清晨花朵上落的那一滴露珠，摇曳着，清澈。

你忽然意识到一切应该停止。

事实上在经历了父母的死亡之后，你进入了一个近乎极端的状态，这大约是一种自我保护的途径，你害怕和你有感情的任何人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死去，变成

殡仪馆骨灰盒里那一抔灰尘。虽然听起来很荒唐，但你确切地这样处理着自己的所有感情，你也许是太怕死了，你不愿意再面对任何你的挚爱的死亡。

在这之后，你和梨晔的关系并没有最开始那么奇怪，你们时不时的会一起讨论一道题，也时不时地会和彼此分享带来的零食，看似你们的关系在变得越来越亲密，但是你知道你把持着分寸，你不想再和任何人有过深的感情。

梨晔那段时间也变得很忙碌，她参加了物理的学科竞赛，经常需要去集训，平时课余时间也都是抓紧时间刷题搞竞赛。有时候你会忽然觉得她变得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但是每当你这样想之后，她都会用一个微笑来打破你的想法，你推测可能只是物理竞赛实在时间太紧难度也可能比较大，她可能实在是比较累，所以有时候才会看起来不像以前那样阳光开朗。

而你的生活真正发生改变，发生在一个平常的下午。那天你和往常一样去医院做志愿者。

有一个看起来脸色苍白很瘦弱的男生拍了拍你的肩膀，他假装不经意地坐在你旁边，低声向你解释了他的紧急情况，并将一张写有寥寥几个字的纸条偷偷塞给你。你一开始觉得这个人莫名其妙鬼鬼祟祟不知道在搞什么，但是当你看到纸条上的内容之后你立刻认真了起来。

上面写了七个字，“李传诗是我母亲”。

你看着那个脸色苍白的少年，感到难以置信，你父亲追查了一生的那个案件，你的老师棠化念念不忘的那个人，居然在一个地方结婚生子，还有了个这么大的儿子？

但是不等你反应过来，他侧过身去告诉你更多事情。

他说他叫东意久，是东书华的儿子。他从小到大都没有病，所有病都是东书

华编造出来或者强加在他身上的，他也不傻，甚至可能比同龄人聪明几倍。而李传诗是他的母亲，大概率是被拐卖来的，他一直以为他的母亲早就难产而亡，但在不久前却发现了原来他的母亲一直被关在地下室里。直到如今他的母亲已然失智，精神状态非常不乐观。

.....

没有什么比这短短的几句话更让你震惊。

东书华是你们学校的明星老师，他一个人花费数十年照顾自己身患重病心智低下的儿子的事情几乎所有学校里的人都知道，大家都觉得他很可怜、很累，操劳了一整天的学校工作之后回到家中又要照料自己的儿子。而李传诗.....那个曾经阳光向上的女大学生，虽然真的没有被奸杀抛尸野外，但是被关在地下室里二十多年，恐怖程度只能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原来追查了这么久的真相...就和自己身边如此熟悉的人有关。棠化老师追了那么多年找了那么多年的李传诗，原来就在自己同事家中的地下室中被囚禁长达二十余年。

东意久告诉你，因为他父亲的管控，他并没有办法通过电话或者网络途径和他联系，他也基本没有机会单独出门，唯一能够和你交流的地点就是医院，他每周都会定时来医院注射药物，如果你愿意帮助，可以在下次你来医院的时候，在约定的地点留下回信。他快速描述了那个隐蔽的位置——一个经常被忽视的宣传栏后面，那里堆放着一些旧杂志和报纸。

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告知了你许多关于他自己的病，东书华的控制，以及关于他母亲李传诗的秘密，你们不断地进行交流。

而你也陆续把所有这一切事实告诉了棠化，你们决意通过举报，通过法律的途径让东书华的所作所为受到惩罚。你们和东意久做了约定，如果在九月十日中

午举报成功，你们就会在医院找到例行注射的东意久，并把他救走。

九月十日

早读后上第一节课，你发现梨晔并不在座位上，你出去四处寻找都没有找到她，直到你慌乱的回到教室的时候你发现梨晔已经回到了教室的座位上。

你觉得她看上去有些奇怪，但你说不出来到底是哪里奇怪。不等你思考到底哪里奇怪，梨晔就忽然开始跟你开始聊天，甚至聊的主题还是你们的语文老师棠化。你有些奇怪，难道梨晔知道了关于棠化关于东书华的事情？梨晔摇了摇头，说只是她忽然很好奇，棠化这么好的老师为什么没有成家。你告诉了梨晔有关李传诗的事情，也告诉了她有关东意久的事情，等你说完之后梨晔脸色大变。你原以为梨晔只是对这些事情，对东书华的真面目感到震撼，却没想到她却告诉了你你从来都没想到过的事。

梨晔的物理成绩优异，被选中去参加集训准备竞赛事宜，她喜出望外，想要在这个竞赛中获得一个好的名次证明自己。她的物理老师张国超把你叫到办公室，告诉她，他很欣赏她，告诉她他可以帮助你并给你做单独的辅导，他认为他一定可以帮助你获得更好的成绩。

梨晔几乎没想太多答应了张国超的建议，他告诉你请在集训之后拿着请假条到 xxx 小区 xx 号房找他，在那里他会帮你做单独的辅导，他叮嘱你请不要和别人说这件事。

而等她从出租屋醒来的时候，她才意识到，张国超说的什么单独辅导，只不过是为了找一个由头把她骗到一个地方强奸她。

之后只要她稍稍地反抗了一下张国超，他动动手指就把你从物理集训的名单中划去。张国超对她下了很多命令，她不能向外人表露出任何不对，她要正常地

生活，她要像以往一样积极地面对任何人，作为学生，梨晔不知道在这个时候她的人生除了学习还有什么东西，张国超可以随便动动手就把她从竞赛名单中丢来丢去，甚至可以随便动动手就让她吃一个大过休学查看，甚至让她不能高考。而她想不出任何解决方法。

她还告诉你，在这之后你的记忆不断回溯，她隐隐发觉事情不对劲，自己并不只是被张国超强奸过，当时甚至可能是轮奸，只不过她的记忆中只想起了张国超一个人的脸。

不等她说清楚所有事，你被棠化叫走了。

今天中午本来是你和棠化约定好的举报成功后要去医院见东意久。但棠化告诉你因为他今天看到了梨晔向东书华举报她被性侵的这件事，碍于这件事情暂时决定先搁置举报一事，因为东书华是处理这件事的负责任，如果他之后被调查这件事情也会被搁置。但是现在这件事有些不对劲，梨晔她回想起来她可能不是被只有一个人侵犯，你们决定现在想要先搞清楚这件事。

这天中午，东意久将和往常一样和东书华前往医院进行注射。在这之前你和东意久保证过，如果你们成功进行了举报，一定会来医院找到他并救走他。等到你来到医院的时候，东书华一直在东意久身边，你们找不到机会靠近他。无奈之下棠化给东书华播到了电话，你趁着东书华的手机响了去外面接电话的时候叫住了东意久，并快速地跟他讲述了现在的情况：

东意久似乎在不断回想，他的表情透露出有什么不对劲，他说他觉得东书华之前似乎和一些大人物在沟通一些什么事，怀疑东书华可能和这起强奸案有关系，而梨晔说的别的侵犯她的人很可能和那些大人物有关。他告诫你，让梨晔暂时不要打草惊蛇，不要让她说出来她想起来了当时侵犯她的不止一人，否则会很危险。

等你回到学校的时候你气喘吁吁地找到了梨晔，你告诉她，她身上的侵犯案件很敏感，那一个你想不起来的人很可能是什么大人物，你叮嘱她千万不要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否则会很危险。

她点头表示了解，并在之后陷入了沉思。

九月十一日

上完语文课后，你和梨晔跟棠化说明了东书华很可能与强奸梨晔的人有关系，并且梨晔很可能受到威胁。在讨论完之后你们接到了东意久的电话，东意久说东书华今天忽然昏倒被送去医院，他在他身上找来了钥匙，含空棠化梨晔都可以去他家，一方面要让棠化见一下他找了这么多年的人，另一方面要讨论关于梨晔身上的事情怎么解决。

在东书华中，棠化见到了自己消失的爱人，那个场景对他来说堪称震撼，你知道棠化对李传诗的心爱，看着棠化泪崩的样子你十分感触。

但在那时都只不过是中学生，哪怕知道再多都没有用。在这个关头，最重要的是找到除了张国超以外强奸梨晔的人，否则梨晔很可能因为举报而被那帮人盯上再次受到伤害。你们四人进行了对于你身上的事情的讨论，但由于线索过于稀缺，东书华和张国超的联系，或者说和强奸案的联系依旧不是十分明朗，大家都有自己的计划，都有自己的想法，之后便各自离开。

九月十二日

你在经过办公室的时候似乎听见了东书华的声音，他似乎是在说什么与张国超、梨晔有关的事情，而之后棠化则直接告诉你他似乎调查到了东书华很可能就是另一个侵犯梨晔的人，并很有可能打算杀人灭口、

这一天，你告诉梨晔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你们似乎调查到了东书华很可能

就是背后那个另一个侵犯梨晔的人，并且东书华现在似乎已经动了心思要处理掉你。

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东书华居然向你发出了邀请，跟你说九月十三日的八点十分在学校天台见面，他会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一切。你知道你不能坐以待毙，你做好了准备，决定在那一天杀死东书华，杜绝梨晔的死亡，也斩断你父亲这么多年的仇恨与愧疚。

任务：

搞清楚父亲当年调查的事件的真相。

调查梨晔身上的转变。

请隐藏自己对梨晔的感情。

未经主持人允许，请勿翻开下一页

第二幕

九月十三日 周六 案发当日你的时间线

在这天的晚上八点前你都在不断的谋划如何杀死东书华。你不知道东书华为什么要把你约到天台，但你知道，为了梨晔，也为了自己父亲，为了死去的出租车司机一家人，你不应该再忍耐，你决定在天台上将东书华推下，并伪造成自杀。

20: 10

你在天台见到了如约而至的东书华。你发现他似乎有些头痛，一直在揉自己额角。他对着你像谜语人一样说了一通话，此时的你并不在乎他究竟说了什么，因为你知道他很快就要死了。死人是不会说话的。

20: 15

你与东书华进行搏斗后，将他推下了天台。随着一声重物落地的声音响起，你确认东书华已经死亡。

20: 45

你在天台处理好伪造东书华自杀的东西，回到家中。

24: 00

警方破门而入进入你家，并且将你叫醒，警方将你、东意久、梨晔、含空四人叫来，探寻案件的真相。

请判断你自己是不是凶手，如果是，请隐藏，如果不是，请找出真正的凶手。

未经主持人允许，请勿翻开下一页

第三幕

从现在开始，请记住，梦境中的事情是绝对真实的。

不如想想你们身上发生的一切事情吧。为什么会有人穿越？为什么会有人不
断重生？

如果梦境中的事情是绝对真实的，那么什么是虚假的？

你们距离真相仅剩一步之遥。